

龔 如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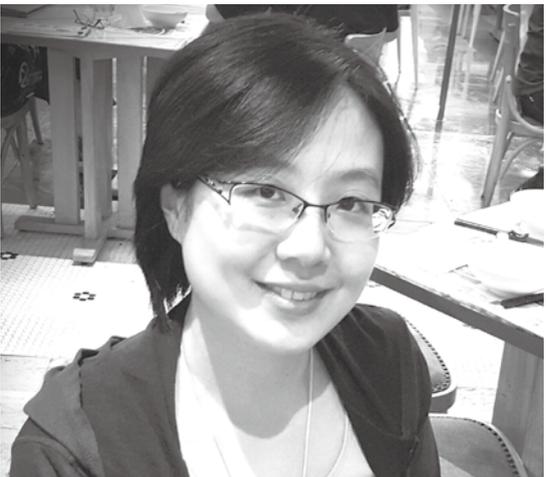
簇新的文壇新人，上海小囡，現居香港。

青春歲月都付了黃紙古籍，之後卻莫名念了個金融碩士，從事起相關工作。

所有用文字記錄的經典都是心頭好。

兒時曾夢想一筆在手，天下我有。

如今，仍不改初衷。



看不見的那一維

搭乘飛機向下穿越雲海的時候，無論多少次我都都會驚嘆雲上的世界這般琉璃澄澈，無論是白日的金光耀眼，還是夜晚的漆黑寧靜，彷彿不受任何干擾，恆常如此。

這一次，雲層下正是霧霾漸起，陰雲廣布，卻還未到下雨的時候。

等候多時的母親一路從候機大廳陪著我走到車旁，父親從車裡出來，整個人沉沉的。

雲上的晴空已經離我遠去，現在是領受宙斯雷火的時候。

父親已經三個多星期拒絕和我說話，眼看沉默就要滿月……我想他會惦記著滿月酒，雖然我從未真的決定不要孩子，但確實，目前還看不到任何會很快喝上這杯酒的可能。

此外，我其實一點也不喜歡滿月酒這檔事，一不小心就演變成交際送禮，夾雜著酒肉閥

鬧的人群，大人和孩子同受罪。

一家人一路上話不多，我暗自琢磨著是不是該為這沉默中孕育暴風雨的第一個月，先乾一杯，以為接下來漫長的對峙做個充滿敬意的開端。

雨終於傾倒了下來，車窗上滿是滴答聲，顯得世界既吵雜又寂寥，我看了看父親反光鏡中堅毅的下顎，繃緊著。他伸手去打開電臺，剛好落在古典音樂臺，巴赫的無伴奏大提琴組曲合著雨中飛馳的景物，讓我感到自在。

可惜這不是父親的所好，他很快轉了兩個頻道，來到一個調侃時事的地方臺，裡面的男女正用方言大驚小怪地逗引聽眾的興趣。

我們渴望的，往往不能如願，尤其，內心布有恐懼時。

這一年的新年有點晚，天氣也不那麼冷，豐盛的飯桌旁，杯碗盤碟交鳴好聽，菜色像極兒時的珍寶糖，琳琅滿目，恨不得每一樣都嘗一口，歡喜自在心頭。混合在屋裡的熱騰騰飯菜香使我陶陶然，母親坐在對面殷殷地看著我，眼底溫柔地淌著笑，如果另一面不是父親的冷臉，會讓我感覺更好些。

一頓飯吃得不歡而散，不至於爭吵，只是彼此僵硬最終無話。外面還下著大雨，父親讓我回去再好好想想，將我趕了出來。

天空的雷暴無處不在，烏雲密得午時猶如黃昏，接著不時有閃電，轟隆隆的雷鳴在不經意時化作一道霹靂，再有準備，人心還是會一顫。回到自己家中，哪怕短短的路，也被大雨打濕了半邊——這種時候無處可藏。冷風陣陣，吹得人瑟瑟發抖，皮膚一片冰涼，而溫暖的心也漸涼了。

隨意打開電視，傍晚時分，正是孩子們的動畫節目，希臘諸神被描摹得色彩濃豔，演繹著煙火氣極重的人間故事。

熱水澡讓我感覺好多了，思緒開始亂跑，似乎每一個舊式父親都差不多，哪怕他是神一般的存在。從深惡孩子與己不同的烏拉諾斯，到恐懼孩子推翻自己的克羅諾斯，乃至因害怕出生的孩子超出掌控，而吃掉莫提斯親自生下雅典娜的宙斯。每一任父親都深懼他的孩子，唯恐他的生命延續強大到具備挑戰和取代他們的力量，諷刺的是，當初認定唯有子嗣才能延續命脈與輝煌的亦是他們。

難道真是應了那句——你最渴望的，恰恰藏著你最恐懼的？

想起近一月前的對話，父親在電話裡下了最後通牒：「妳可以不要孩子，我也可以

不要妳！」此後他默默留出單方認可的考慮時間，在倒數計時器滴答作響後，便毫不妥協地實施緘默制裁，開始對我威懾的第一步。

他還說，妳現在大了，沒什麼可以管住妳了，不過我可以不認妳。

就像烏拉諾斯將他與已不同的孩子打入地底的塔爾塔羅斯嗎？聽說復仇女神常住那兒，父親，我還是不要有這樣一位鄰居吧，哪怕她十分美貌。

雖然窗外下著大雨，天空不見一絲光明，可更高更廣處，是澄澈透亮的，充滿陽光。

父親，我們可以不需要挾持也能得到愛的。不需要軟硬兼施，懇求、誘騙、哭鬧、挾持、威逼……也可以的。

愛，一味服從不是，互相交易不是，標榜委屈犧牲不是，愛只需要無條件的接納而已。

電視裡的兒童節目又在教導小朋友們誠實了，過去的這麼多年裡，父親總是教我誠實，可當我誠實說出我的感受，說出我還沒有想好，沒準備好時，父親似乎不再需要我的誠實。

如果孩子即刻降生了，父親的下一個要求又是什麼呢？當我們在養育問題上出現嚴重的分歧時，是不是繼續沉默對峙？我厭倦了這樣的父權之爭，最最厭倦的是在孩子身上再重複這一切。

權力永不眠，無論它身在何處，哪怕寄居在一個小小平凡的家中。

自我永不被滿足，威權象徵的價值甚至需要將握權者自身也獻上祭壇，人們被慾望和恐懼驅動，誰也不愛，包括自己。

有時我想，我挺願意領養一個孩子。

血脈真的那麼重要嗎？二十年來你們不曾告訴我真相，直至多年前奶奶過世，方知父親是被領養。你們說不必讓我知，還有多少秘密是我不知的？

血脈真的那麼重要嗎？爺爺奶奶將父親視如己出，將我視作生命，然而這一切還不夠證明？

血脈真的那麼重要嗎？來到這個世界生存已然如此艱難，身在此地的我們更該互相扶持。若說愛孩子，便該好生愛每一個來到的孩子，譬如奶奶那般。

短訊打斷了我的胡思，阿霖說幾個表兄妹都到了，讓我快些去他家。

雨停了，穿過恢復喧囂的街道，抵達阿霖家時，迎接我的早已不是孩子時那一張張稚嫩調皮的面龐。我們各自都刻上了生活的印痕，有淺有深，不一而足。

每一道熟悉的年菜竟都能引出一兩件兒時的趣事，笑暈了的眾人互相斟酒，紅紅白

白的臉上，眼睛倒都是亮的，縱使各有不如意，都付笑談中。

可喝得多了，總會有不該講的話漏出來，有人提了句「安表姐」，一桌子的人就像電影卡片，全部短路，隨即又像沒有發生任何事一般，繼續進行下去。

總有些舊時人事，即便所有人閉口不談，亦不會被遺忘。

安表姐是隔房孀孀的女兒，多年後，我時常會將她模糊成少年筆下美麗又哀怨的女子，然而她明明是個脾氣火爆又聰慧敏感的活潑少女。我記得她戳著指頭罵我們這些愛闖禍的小屁孩，然而只要肯賣乖認錯裝可憐，她又會替我們到處求情。記憶總會變得奇怪，尤其是關於那些再也不會回來的人時。

安表姐死在我沒有回鄉的那個冬天，他們說她開著車，一路衝下了河，那條記憶裡，夏日清涼，泛著晶瑩凌波的河。

我還記得開始時長輩們總說安表姐好，安表姐考上全國第一的大學啦，安表姐進了X家如雷貫耳的大公司啦，寡居的孀孀這下有福啦。後來，安表姐帶著男友回家，卻沒有了下文。再後來，安表姐過了三十一歲，自己開起了公司，開著好車逢年過節給親戚們送東西。可是漸漸的，長輩們不再談論安表姐。有一天，他們開始說，小安怎麼不結婚啊，

話裡的味道怪怪的；小安又不知道在哪裡發財呀，話味開始變得酸酸的；最後，他們說，也不知道她到底靠什麼掙的那麼多錢，彼時噴出來的話腥臭難聞。

她可是你們看著長大的安表姐啊。

大約從話味變了不久後，孀孀開始各種逼迫安表姐成家，後來看她總也不肯將就把自己「處理」掉，更是放話和安表姐斷絕了母女關係。

寡母，孤女，誰造的孽緣。愛不會傷人，無明我執會。

孀孀在多年拒絕自己的女兒，不曾往來後，有一年病得有些重，聽聞母親生病，安表姐急急趕了回去。

後來阿霖一面說的時候，我的腦中一面浮出電影式的場景，孀孀手腳並用、歇斯底里：「妳這個不孝女，氣死我算了，見了妳我只有死得更快。妳走，我不要妳的東西。沒人要的東西，妳滾。」

那句「沒人要的東西」不知是怎麼射了出來的，安表姐跨過屋內屋外散落一地的東西，她就這樣頭也不回地上路了，最後靜靜地去當她的洛神。

至親至愛，至遠至疏。

夜深了，母親還是給晚歸的我打了電話，說，人不能為自己活著，妳爸爸身體不好，妳不要惹他生氣。我不知怎的不孝地想起史書上那些江河日下的君王，如何面目痛苦地越發抓住君權不放。母親接著的話又把我跳脫的思維引到別處，我為你們金家生兒育女，妳不要孩子，我以後到了下面怎麼對得起列祖列宗？

白天我剛用新春祭祖的小供案拜過，想起母親多年來凡遇事都要上香還願，禮佛日久。然，佛說究竟涅槃，證悟解脫，只為跳出輪迴。列祖列宗們若是知曉，大約不是在西方樂土聽講經文，搖頭我們這些晚輩的貪嗔癡念，便是早已投胎六道之一，繼續他們自己的因緣，無暇他顧。

可這些話自是無法直接對母親說出來，是有太多話無法直接說出來嚇壞二老。母親還在繼續唸叨：「妳要做正常人，要和眾人一樣。」好似我有能力長上三頭六臂，多麼的與眾不同。

五十年前的中國大陸，什麼都要一樣，穿一樣的衣，說一樣的話，做一樣的事，集體主義登峰造極，若敢有一點點不同，便有「封資修」帽子扣下來，批鬥坐牢，總之最不可活出自己。

我理解母親滿是憂愁地說：「妳要和眾人一樣呀。」在她的世界裡，不一樣是要死的，這是不能不重視的事。

她的身邊大多是過去的那些故交，即便新識的友人，也是人以群分，差不多世代的人，都一樣害怕。稍有不同，稍許觸犯權威者的言論，稍敢挑戰上位者的尊威，便是萬劫不復。

母親不知道，也不願承認世界已有別的樣子，即便她的子侄輩，三成大齡未婚，一成離異。我的同學們，近半單身，成家頂客的都有那麼三五位，還有一位同志好友。她依然無視社會的多樣性，總要把她的孩子掰成她眼裡「正常的」才好。

假期不得不在無法溝通的情境下提前結束，灰濛的天空下，我在機場和他們揮別。當飛機拉升時，我想起朋友的話：「社會進步太快，世界分別太大，我們和父母就像活在兩個時空，妳知道為何理解萬歲？因為實在太難。如果我們的世界有三個維度，父母的世界便可能只有二維。當你試圖解釋繩子從地面拉起，在二維的他們看來，永遠沒有上升的繩子，只有驟然縮短的驚恐。」

我要怎樣才能讓你們看見我看見的？是你們放我去認識擁有三維乃至四維五維世界的廣闊，到頭來，因此收穫的感激和喜悅無以表達，卻成了彼此身處之地斷裂無法穿越的蟲洞。

評審評語

這篇文章駕馭能力很好，節奏掌握也還不錯，以宙斯比喻父權，並點出血緣才能繼承一切的維度。實際上這篇是隱藏式的在討論多元成家的議題，作者不懼一般人所避諱的，剖析自己，更能打動人心。其中「安表姊」這段像是下了重藥，作者藉此帶出兩代之間的落差會導致的傷害。（鍾文音）

得獎感言

被通知得獎時，我尚在會周公，那種不真實的驚夢感，估摸此生難忘。還因這是我投出的第一篇散文，參加的頭三個文獎。本已做好了屢試不第的準備，誰想竟能蟾宮折桂，獨占鰲頭。

得到各位前輩的肯定，是一個後生急需的定心丸，往後漫長的文路上，每當想起這第一步，便又能生出力氣往前行。

感謝家人對我寫作的支持，告知他們得獎時，所有人似乎都鬆了口氣。之前隱藏的擔憂化作喜悅流淌，然而，得獎的文字到底無法讓父母知曉。從愛生怖畏，終沉默。